

流亡學生生活

戰時投考大學記困

● 狄擎華

談到抗戰末期投考大學，就不得不先略

談一下我投考大學前的情況。我是江蘇省溧陽縣人。溧陽位於蘇南邊境，與皖南廣德接壤，抗戰期間由於地理位置特殊，國軍與日軍作戰失而復得，得而復失達九次之多。民國三十年暑假，我到宜興胥井卡（山區，未淪陷）考取江蘇省立第五臨時中學（以下簡稱五臨中），到了同年秋開學，五臨中就遷至廣德伯店。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日軍侵佔了江南一隅的宜興、溧陽、高淳等地，繼即進犯廣德，五臨中再南遷績溪坦川（山區）。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我畢業於五臨中。

在我畢業以前，五臨中亦有升學輔導，諸如指導學生們如何選校選系，應考時應注意事項，以及去重慶的路途等等。此外，由於那時大後方的一般大學畢業生，就業已有困難，因此學校方面還特別告訴學生們，最好投考中央政治學校（今國立政治大學前身，以下簡稱中央政校），畢業後工作較有保

障。

千里投考戰火邊緣

到重慶投考大學，從績溪出發，路程數千里，當然需要一筆為數可觀的川資。溧陽與績溪相距兩百多里，幸好那時還有茶商，從溧陽經廣德山區到績溪，挑茶葉到淪陷區販賣。家母千方百計，早在民國三十三年春，就請託這些茶商，帶來關金券和金飾，以及四季要穿的衣衫多件及鞋襪多雙。我的同伴楊漢松、史元方、汪小康等的川資及衣物來源，亦都是如此。

在我們畢業前，長沙第三次大會戰業已爆發，另據報載我軍戰況不甚良好。因此，我們一拿到臨時畢業證書，即啓程經績溪城而到屯溪，冀能在長沙情況惡化前趕到湖南衡陽。

我們到達屯溪住下後，才知道各地來的許多流亡學生，集結在那裡而往大後方。另據旅社告知要到江西泰和，只有軍車可乘。

而這些軍車不但老舊，而且都是以特殊裝置，燃燒樹段為動力。又這些車輛俱是由後方運送物資到第三戰區，空車返回載人（俗稱黃魚）。

至於搭乘這些車輛，當時有兩種辦法。一種是由旅社統籌與司機接洽，較慢但價錢較低；另一種則由乘客逕與司機接洽，較快但要出高價。為此，我們一行四人經過一再商量，決定出高價搭乘，所以在屯溪住了兩夜就上車了。

樹段軍車顛簸困頓

在上車以前，司機與我們講好，三天內一定到達泰和，車費一次付清。我們所乘這輛卡車載客十多人，有男有女，大家都把行李作墊，坐著或半躺著在車內向泰和進發。

屯溪到泰和約八百公里，幾乎全部是山路，而且崎嶇曲折。我們在車內，顛簸搖晃，真是難受。另遇交車時，塵土飛揚，我們只得用手掩鼻和緊閉雙眼。這樣走了一上午

，車況尚好，因此我們雖苦，但毫無怨言。可是到了下午，車況漸差，走走停停修修，我們憂心如焚。但是司機還是騙我們說：「三天之內到達泰和，絕無問題。」那時候，天氣已漸炎熱，我們內心愈焦急，出汗愈多。又因車輛不能按照行程行駛，樹段補給也成問題。另以山區人煙稀少，而我們在屯溪上車時，既沒有帶飲水，亦沒有帶乾糧。因此我們沿途在飲食起居方面所受之苦，更是一言難盡。而這輛軍車猶如一頭老牛，歷經六天，才把我們拖到泰和。

抵達泰和，我們得知長沙已經十分危急，湘贛交界、由泰和赴衡陽必經之處的界化壩，湊巧在兩天前開始戒嚴，不准任何車輛通行。當時，我們除懊惱至極外，只有自認運氣不佳和倒楣，正好碰到這個司機和這輛軍車。

泰和是江西省政府所在地，但無難民收容所。我們流亡學生到此，進退維谷，只得向該府求援，但所得答覆是：趕快去贛州，那裡有難民收容所。因此我們在泰和住了兩夜，就自乘民船南下贛州。這時候，已是六月中旬，我們所帶川資，已花費近半。

有飯無宿且睡街廊

到達贛州經過打聽，我們很快就找到了蔣經國專員創辦而附屬於廣慈博愛院的難民收容所，同時憑五臨中所發的畢業證書，我們就被收容了，但只有飯吃而無處可住。於

是，我們只好住在鄰近收容所的街道上騎樓下。

白天，我們把行李放在騎樓下角落處，並到收容所吃飯看報。沒過三天，我們首先看到國立中正醫學院招考，接著看到國立中正大學也招考，後又看到中央政校亦仍來泰和招生，為之十分欣喜。這三所院校我們四人都報考。中正醫學院的考試日期似是七月一日、二日（已記不清楚），中正大學是七月七日、八日，中央政校在贛州也可報名，但考試地點在泰和，考試日期是七月十三日、十四日。

難民收容所無處可住，我們就在附近，找到一棟坐南朝北的二層樓房子。每天上午，我們坐在房子的西邊看書，下午改坐在房子的東邊溫習功課，晚上則無處可以看書。這樣待了七、八天，由於贛南地區，夏季晚上常有陣雨，雨滴隨風打入騎樓下，我們兩人共睡，一條棉被作墊，一條作蓋（夏季雖少用到，但亦必備），只得馬上起身，各捧一條躲到角落處。雨停了，騎樓下地面上已被雨淋濕，我們也不能再鋪開棉被再睡，因此我們有時候會大半夜或整夜未睡，又在每晚臥下前，總是提心吊膽，這種生活在苦不堪言。

欣喜入難民收容所

為了解除這種痛苦，我們認為只有住入難民收容所。因此我們就到處打聽，希望能

找到同鄉，幫助我們向收容所講情。天無絕人之路，我們終於打聽到中正大學贛州分校的附屬小學教務主任吳先生，是我們深陽同鄉。然後，我們四人一同去求見，說明苦衷並請幫助。他思索了一陣子才說：有位小同鄉蔡小姐，年約三十歲左右，長得十分漂亮，在廣慈博愛院辦的幼稚園當老師。據說蔣專員很欣賞她，所以吳主任就想，難民收容所的主管亦可能知道。因此，他叫我們翌日晚上再去他那裡，由他偕同我們去見蔡小姐。

翌日晚上，吳主任和我們見到蔡小姐。她明瞭我們的苦楚後，就叫我們在翌日上午九點，到難民收容所大門口，由她帶同我們去見收容所林主任。翌日上午，我們見到林主任，由蔡小姐向他講情後，他隨即說，這沒有問題，並且馬上帶我們去一間飯廳，指著其內四、五張正方形的大飯桌對我們說，你們兩個人拼起兩張桌子當床用，晚上住在這裡就好了。問題獲得解決，我們欣喜若狂。

從此以後，我們吃住都在難民收容所，溫習功課亦可坐在飯廳裡的水泥地上了。另外，我們看到飯廳內有電燈，晚上亦可以看書了。再則，我們還得寸進尺的想，如果再向林主任要四張凳子，據料亦可能會答應，那麼我們就可以與在學校一樣，靠著桌子而坐溫習功課，欣喜之情，當然更是不言而喻。

飯桌爲床臭虫叮人

那裡知道，當晚我們拼起飯桌當床用，桌面鋪墊了一條棉被就睡上。經過不到半小時，我們都覺得週身奇癢而不能入睡。於是，由一人去開電燈，我們三人赫然看到墊被上，有數不清的褐色臭蟲在迅速爬動。在這一瞬间，我們三人不約而同，顧慮到如用手掌拍打牠們，一定會污染被服，所以都沒有動手。直到牠們全部爬散進入飯桌縫內，我們才掀起棉被並抖動了一陣子，到室內遠離這些飯桌處，鋪開棉被而再睡。從此以後，我們再也不敢碰觸這幾張飯桌，同時亦打消了向林主任要凳子的念頭，且更慨歎我們又倒楣碰到臭蟲。

七月初，我們到離開難民收容所相當遠的中正醫學院考場應試，不吃早餐、中飯亦只好在外面吃。由於醫學院要讀七年，我們只考而不敢讀，所以錄取與否無所謂。正因爲如此，我們應考時的心情很輕鬆。考了兩天，我們都覺得考得還不錯。

就在這次應試完畢回到難民收容所那天傍晚，我們看到報載中正大學原訂於七月七日、八日考試，但因報考人數眾多，原來準備的考卷不敷應用，因此考試日期延至七月十日、十一日舉行。我們得此消息，十分苦惱。因爲我們原來預定，七月七日、八日考完中正大學，七月十三日、十四日到泰和考中央政校，中間有四天間隔，足夠我們從贛

州步行到泰和應試（兩地相距一百六十五公里）。現在兩校考期，相隔只有一天，而贛州到泰和，雖有汽車通行一天可以到達，但車費我們付不起。如改乘船雖然便宜很多，可是一天內絕對無法趕到。

我們爲了這個問題，商量了一個夜晚，最後決定放棄中正大學考試而考中央政校。七月九日清晨，我們啓程步行，連續走了四天於十二日中午抵達泰和。我們考中央政校，亦不吃早餐，考完後翌日，再步行回贛州。當時，我們覺得該校各科試題，較中正醫學院的容易。另外在中外史地的五個試題中，竟有：「試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遠因及近因」，以及「試述中途島的戰略價值」兩題，給我們五臨中的歷史、地理老師完全猜中。因此，我們四人覺得這次應試，不但都考得不錯，而且認爲選考中央政校也無錯失。這次，我報考的是外交系，楊漢松等三位同伴均報考經濟系。

選系考慮公費差別

七月下旬，報載國立中山大學將於八月中旬在贛州招考，並得知在那時候，該校部分在廣東曲江，部分在湖南郴州。我們一行四人亦都報名，楊漢松報考機械系，史元方、汪小康兩人都報考土木系。機械、土木均屬工學院，享有甲種公費（每位學生都是公費生，入學後食宿均無問題），我報考法律系司法組（文、法、商學院爲丁種公費，只

有百分之四十的學生享有公費，唯獨法律系司法組新改爲甲種公費）。接著，我們又見報載：中央政治學校在江西泰和招考的考卷在運抵廣西桂林附近，遭日機濫炸全部炸燬。我們得此消息，十分懊喪。其實，這並不值得懊喪，因爲我們即使考取，由於湘桂鐵路早已中斷，所帶盤纏亦不多，哪有辦法去重慶。所以，我們這四個二十歲剛出頭的年輕人，一因受了五臨中輔導升學的影響，二因不識時務，才捨中正大學不考而考中央政校，這影響了我們的終生。

八月下旬，中正醫學院（甲種公費）放榜，我們四人中只有我一人僥倖錄取。後來，我經再三考慮，依然非敢遵照該院規定，於九月上旬前往報到入學。因爲當時，誰也沒有預料到翌年八月就抗戰勝利，而我也沒有依照規定在放榜後一個月內，申請保留學籍一年。

八月十日前後，報載中正大學第二次招生，但只招農藝系（農學院爲丙種公費，百分之六十的學生享有公費）及土木專修科（甲種公費）各一班，考試日期與中山大學不衝突，我們四人均報考農藝系。八月中旬，我們考中山大學，國文作文題目爲：「正德利用厚生說。英文題目爲：The defeat of Japan（日本之失敗）。我們考完，都覺得考得還不錯。八月下旬，我們考中正大學，國文作文題目爲：君子求諸己說。英文題目爲：The final Victory will belong to us（最後勝利

必屬於我們)。我們考完，亦都覺得考得還不錯。

時近九月，我們認為投考大學，大概到此為止，所以就不再看了。離開五臨中快已三個月，在這期間，我們雖不能說艱苦備嘗，但吃苦也不少。除前述者以外，諸如在難民收容所，一直只有飯吃而無菜和湯（所內有數千人吃飯，實在難怪菜和湯無法供應），以及幾乎整個夏季，我們有蚊帳而無法使用。因此我們五尺之軀，每晚被蚊蟲叮咬也只好忍受。但國難當頭，能夠填飽肚子及有安身之處，我們就很滿足了，同時靜待各大學發榜。中正大學這次招生，因只招兩班，故於九月十天左右即放榜。我又僥倖錄取，但三位同伴又均榜上無名。我於是遵照學校規定，即到泰和杏嶺該校本部報到入學，同時根據入學考試成績，學校公布我享有公費，而且從報到日起開始發放，我的難民生活到此才告結束。

放榜錄取苦無旅費

九月下旬，中山大學發榜，楊漢松和我僥倖錄取，我的同伴其他兩人再度名落孫山。據楊漢松來信告訴我，他倆得知落第後翌日，即乘船經泰和返回故里。而我得知錄取後，則深感苦惱，因為我的志趣比較喜讀法律。但我所帶川資，到那時已所剩無幾，要去郴州缺少太多。為此，我與楊漢松又通了數封信，他一再表示，十分希望我亦能去中

山大學再與他為伴。至於他身上有的錢，經過一再打聽計算，只勉強夠乘車到曲江，因此他無法幫助我。中正大學同鄉、同學知道我的情況，雖無力助我，但都催促我速向中山大學申請保留學籍一年，而我也只好如此。

三十四年八月，我國抗戰勝利，我立即東借西湊，火速經南昌返回故鄉，要求家母等家人，同意我赴廣州改讀中山大學。詎料所有家人認為我之讀書，因遭日軍迭次侵擾家鄉，已經耽誤了三年，又要拖延一年，都不表同意。情況如此，我也只好遵從，繼續就讀中正大學。光陰荏苒，我們投考大學，倏忽業已五十四個寒暑。我於民國三十七年畢業中正大學，又僥倖獲得學校保送到農林部服務，來台後也一直擔任公職。七十六年十月，我屆齡退休。其後，我因罹患腰部脊椎骨疼痛，遵醫囑不可長途旅行久坐，因此迄未返鄉探親。楊漢松等三位投考大學同伴，亦是共過患難的同學，均已年逾古稀，然與我在贛州一別，至今皆未晤面，緬懷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錄取率較台灣為低

在台灣，投考大學院校，數十年來都是聯合招生，但錄取率由過去的百分之二、三十，到今年已高達百分之六十一點九，可說錄取率已經很高。抗戰末期，我國東南一隅未淪陷地區的大學院校，雖係各別招生，但

因京、滬、杭一帶淪陷區的高中畢業生，如潮水般的湧入贛南泰和、贛州。因此投考各院校人數，根據筆者記憶當時正氣日報報導，投考中正醫學院者有三千多人，錄取者僅一百數十名，投考中正、中山大學者，都近萬人，錄取者只有六、七百至千名。由此可知，抗戰末期在贛南投考大學院校的錄取率，遠較台灣過去及現在低得很多。這豈不是現在台灣的高中畢業生，比我們在抗戰末期投考大學院校幸運得多嗎？

註：民國三十三年大學院校理學院為乙種公費，百分之八十的學生享有公費待遇。另註：我政府播遷來台前，國內大學院校有實習、實驗的農、工、理、醫等學院、各學系每年招收人數，大都為二十名左右。其他學院各學系每年招收人數，至多也只有三十名左右，不像台灣各院校，每年每系招收四、五十名，甚至更多。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合訂本及中外文庫、中外叢書，請撥電話二五〇八四二〇六，二五〇六五三一，即可收到書刊。